

内在精神的开掘

□粟新



陆志毅



必须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上，才能仰望到你的苍劲和坚韧。胡杨，这是怎样一种仰望呀，使岁月不得不从万古苍茫与雄浑的大漠中甩开膀子，归向我们的激情和命运。浩瀚的大漠中，其实又有多少期盼多少神话多少创痕多少斜阳。可是，我看见的是一株藏魂于天然、纳灵于神工的胡杨昂立在劲风的沙漠中。是呀，还有什么比威武的战士姿态更能拨动我的心弦？请允许我们亮出手掌。

请允许我们用自信的手掌，与旷世的漠风交谈，与大漠深处的胡杨交谈。胡杨，面对你，我们曾经是不是少了些力量的表白，以至于这次神圣的目光抚摸，生命里就涌满了爱情的苦痛？无论岁月怎么轮回，你的奇根劲节依然晃动在季节的阴阴处，大漠因你而生动，因你而孕育多少诗意的画卷。雄性的手影，在流动的狂沙中慨然高歌。胡杨，我们的确需要在对你的重新构思中，不断地鼓舞自己，不断地加深自己。松开手，让梦幻走远，让空落走远，挺立在你的悲壮和激昂之中，用我们的血液鲜艳我们的旗帜，用我们的旗帜打碎岁月对你平静的叙述。

常人说，胡杨有着“活着千年不倒，倒下千年不死，死了一千年不朽”的精神。陆志毅老师的这幅《千年胡杨》之画，正是洒脱的写照，也被2010年上海世博会收藏。

汇入陆老师的《千年胡杨》，我们无处停留，无处安顿，任《千年胡杨》久远的沧桑灌满我们的胸怀，滋润我们精神中强壮的花朵。

《千年胡杨》无疑是坚实的，那就让我们把它作为一级石阶，去探寻它的路径吧。

《千年胡杨》是泼墨画。陆老师告诉我，泼墨画的关键不是“笔墨”，也不是“笔”或者“墨”和宣纸，而是“水”。

我不善丹青，当陆老师提及“水”，我不禁为水呐喊，呼号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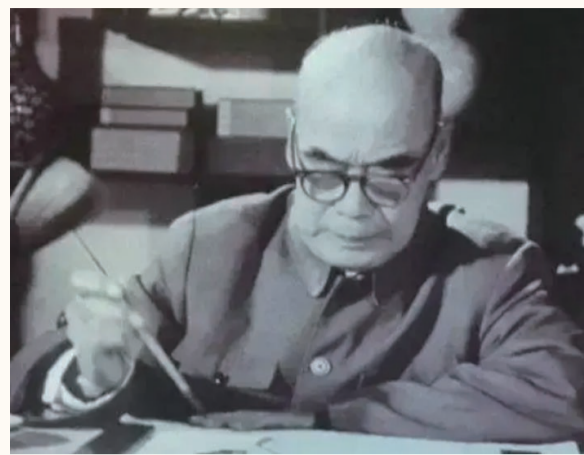
陆老师对泼墨艺术有自己深厚而独到的

理解与感受。他认为，泼墨画“水”的视觉意象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审美观，例如传统经典中有“上善若水”“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”的说法，并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审美倾向，水体现出流动性、适应性和包容性，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，就有生机与活力。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，中国古典词章中对“水”的拟人表现了东方传统的审美观。同时，他指出，泼墨画的关键是对“水”的体验和把握，墨只是当作色彩使用，所谓“墨分五彩”其效果更多的是突出水的痕迹、趣味和审美体验。正如西方绘画是使用油来调色，而东方绘画是使用水来调和墨或者颜色。而对吸水性强的宣纸的使用也是为了展现水迹的微妙感与审美趣味，所以形成了“笔情墨趣”之说。转化为当代艺术叙事即为对水的敏感性的把握与精神意味的传达。因此，从材料上的使用上讲，泼墨画的核心价值是对水的不同感觉体验以及审美敏感性的表达。

基于对“水”的艺术创作中的运用和审美体验，陆老师的《千年胡杨》自然“水”到渠成。

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，我随陆老师到大漠深处采风。大漠的热浪像燃烧的火，似乎要把人蒸发、烧焦。我不敢下车，而陆老师一见胡杨，未等车停稳，推开门，提上相机，甩掉上衣，没命般奔去……他站立在一棵千年胡杨前，端祥着、凝视着，痴迷着……突然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双手向前，额头着地，深情地呼喊：“胡杨，感谢您，感谢您给我灵感！”

在中国的“当代艺术”大行其道时，陆老师旗帜鲜明地提出“重返当代”。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基，但必须转化成现代的形式并融入当代的生活里去。对绘画而言，当代性意味着时代性、创新性、开放性、包容性，意味着绘画艺术的超越和突破。



□徐青

王雪涛小传



王雪涛先生是著名画家。1903年，王先生生于河北成安，字晓封，号迟园。他先后就读于成安县立高小、保定直隶高等师范附设手工图画科学校、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。王雪涛在20岁时，拜入齐白石门下学画。1926年，他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，留校任教。随后多年间，他创作了大量中国画，并在北平、天津先后举办画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雪涛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，又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画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。1982年，王先生于京离世。

王雪涛的画作

□何颜

画家王雪涛先生，尤工花卉虫鸟。王先生笔下的花鸟虫鱼，构思精妙，栩栩如生，清秀淡雅，追求笔墨的情趣、色墨的融合，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创作技巧。他的牡丹，名胜海内，习惯使用洋红、白粉来创作，花蕊则为中黄色，加上“醒线”勾勒叶子，美不胜收。他笔下的鸟儿，采用小碎笔，徐徐绘出，活灵活现。



讲文明·树新风
JIANG WEN MING · SHU XIN FENG

扬家风 传家训

弘扬中华传统美德

